

无界

ボーダー&レス

「日」藤代泉／著
帅松生／译



· 013024576

无界

ボーダー&レス

[日]藤代泉 著
帅松生 译

I313.45
588



I 313.45
588

上海译文出版社



北航

C163238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界/(日)藤代泉著;帅松生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3

ISBN 978-7-5327-5869-2

I. ①无… II. ①藤…②帅…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61845号

BORDER & LESS

Copyright © 2009 by Izumi FUJISHIRO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9 by Kawade Shobo Shinsha,
Publishers, Toky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wade Shobo
Shinsha, Publishers, Tokyo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图字:09-2011-090号

无界

ボーダー&レス

[日]藤代泉 著

帅松生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于婧 梅愚童

装帧设计 芒果插画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5 插页 2 字数 62,000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5869-2/I·3473

定价:28.0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57602918

小学生时代，我曾死乞白赖地要饲养“团藻”。

母亲并不知道那是一种与草履虫或水蚤等属于同类的微生物，她对我说：“你自己先好好调查一下，然后再考虑养还是不养吧。像什么饲料啦、粪便啦、遛弯儿啦、饲育方法啦，等等。”

事后，当我向理科老师道出自己准备饲养“团藻”的打算时，理科老师对我说：“啊，那是大须回。”

细加追问后才得知，“团藻”的日语说法据说叫做“大须回”。

听了老师的话后，令我一直魂牵梦萦的那种绿色透

明球体立时从心底倏然逝去。“团藻”那小巧帅气、就像是壮实的“柯洛朴克尔”^①人一样的形象立刻不翼而飞。留在脑海中的，仅仅是一个被须子环绕着的绿色聚合体。而“团藻”这一微生物，对自己来说已经变得无关紧要。

我想，这大约是自己人生中热衷于某物时最值得一提的一段插曲。不过，尽管嘴上说什么最值得一提，可是，当我听到“大须回”这一别名后，居然立时兴致索然，可见还是根本就不值得一提。

不过，这件事却真真切切地体现了自己的人生。如果问到在那之后我又对何种事物迷恋不已的话，那就只好搬出AV了。只是从感觉上讲，与其说是迷恋，莫如说是一种“被逼出”的结果更为合适。所以，若问是否是自己的强烈意志使然，便不得不在“团藻”面前败下阵来。我很快就厌倦了它。

总而言之，自己就是以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活到了今

① 传说中在阿伊努人之前居住在北海道的矮人。

天。往好了讲，可以说不是死心眼；往坏了讲，那就是荒唐任性。它与淡泊不同。我喜欢很多事物并且兴致盎然。不过也仅此而已。

迄今为止一直如此，今后大约也会如此这般地活下去。与“团藻”在水中呈现出来的那种摇摆不定状无异，自己也是一直游移不定地活到了今天。然而，就是自己那游移不定的人生，偶尔也会受到猛烈一击。

为了上大学，自己离开了北海道，并最终在东京就职。

在公司就职仪式结束后的新人教育会议上，一个坐在自己身边的人伸出右手自我介绍道：“我叫赵成佑^①。请多关照啊！”

回响在耳畔的这个名字的发音听起来很不习惯，然而对方的日语却极为娴熟流畅。我一边品味着这两者带来的齟齬感，一边握住对方的手说道：“你的日语太

① 这里用的是“赵成佑”的韩语读音“cho-song-woo”。

棒了!”

对方毫无表情、满不在乎地回应道：“哪儿的话，生在日本长在日本嘛!”

这便是我与成佑初次邂逅的场景。然后，我只是“嗯”了一声，双方并未继续深谈。对方不过是众多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中的一员而已，更何况企业下属分公司数量众多。当时自己就在心中暗忖：今后可能不会再见到这个人了吧。

后来，在分配到东京总公司工作的员工进修会上，我再次碰到了成佑。他和我一样都是烟民；此外，和我一样也通常坐在进修教室倒数第二排左右的座位上。于是，两人便有一搭没一搭地攀谈起来，并在无意之间成了好友。

在被分配到总公司工作的大约二十多名毕业新生中，烟民少得可怜。且其中似乎很难寻觅到意气相投的人。再加上休息时间较长，于是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只和成佑单独交谈的局面。

周围的毕业新生均按“赵”字的日语读法称呼成佑为“赵君”，因为“赵”的韩语读法不好发音^①。而成佑呢，他却不以为然——不拘怎样称呼他，他都一概回应不误。对他来讲似乎一切都无所谓，无论是用日语读音叫他“赵成佑”^②还是叫他“赵君”。然而对我来说，这两种叫法听着都有些别扭。于是便试以“nari-suke”^③来称呼他，对方听了立刻极为自然地回应道：“干吗？”打那以后，我便时而呼之为“nari-suke”，时而唤之为“song-woo”，混着叫他。成佑刚开始以我的姓“江口”称呼我，不过，从我称呼其为“nari-suke”时起，他便渐渐改口唤我为“小江口”了。再往后，他便将我本应训读为“masa-tomo”的名字“理伦”音读为“ri-rinn”。最后，这一叫法便在身边的毕业新生中成了一种约定俗

① “赵”字在日语和韩语里的读法分别为长音“chou”和短音“cho”。

② “赵成佑”在日语中读作“chou-sei-yuu”。

③ “成佑”的日语训读发音。

成的称谓。

成佑很独特。当然，名字自不必说，最重要的是从其周身散发出来的那种奇妙的氛围。他的脸上坦然浮现着不苟言笑、百无聊赖的神情，无论何时都给人以一种拒人千里之外的感觉。即便偶尔露出笑靥，也大都是用鼻子冷笑出声。语言也颇为尖刻，可是决不会给人留下讨厌的印象。我无法恰到好处地解释为何竟会如此。大约是其平稳的语调、抑或温柔的视线，尤其是他那稳重踏实的态度使然。

成佑虽然常常满不在乎地出言不逊，可他骂人的方式却绝不能单纯地定性为恶劣。比如公司社长出现在进修会场并开始讲话的那一次。当时，社长身穿发黄的米色西装，系着茶色领带。当我昏昏欲睡地听了一会儿社长的训话后，成佑突然在桌子下面把手机悄悄朝向了。只见液晶画面上显示着“布丁”两个字。我不禁扭过头去忍住了笑意。这类事情在成佑身上屡见不鲜。

再举一个学习交换名片礼仪时的事例。讲师是总务部派来的一位大叔。一副“也就是在这帮子新人面前，还可以牛气一把”的样子。就连刚毕业的学生，也看得出这是一个没有能力、盛气凌人且好动肝火的平庸之辈。他未做认真的说明，便指挥着大家交换起名片来，嘴里还兴高采烈地大声吆喝着：“好嘞，合——格！”“嗨，遗——憾！重——来！”

其做法令所有在场的毕业新生怒火中烧。午餐时，大家义愤填膺，骂声遂毫不留情地冲口而出：

“这个狗屁不是的老家伙！”

“这个没用的上班族！”

当我把那老家伙的恶劣德行讲给坐在身边的成佑听时，他只是莞尔一笑，说道：“前世八成是藻类什么的，大概才头一回托生为人吧！”

成佑此外还有很多快人快语、大胆敢言的事例。但不知为何，从其语气中却始终感觉不出任何愤懑，反倒是潜藏着某种余力，体现出了成佑的冷静。成佑经常使

用“FAX”一词。我们可以将该词最后一个发音“s”略去后再加以考虑^①。我以为其中就恰恰体现了成佑的姿态（举例来说，用得最多的就是“那位总务大叔，简直就是个FAX嘛”）。要是碰上成佑，这个世上的事物大都可以成为其肆意谩骂的对象。不过，他并不采取强加于人的揭露式骂法，而是给骂词打上漂亮的包装，再扎上丝带，并用宅急便送到对方府上。

在如此这般面对社会的同时，成佑又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和蔼可亲的人。只是他并不会越界。这种距离感对我来讲可谓恰到好处。

此外，成佑还拥有一种独特的稳重劲儿。只有往昔曾深深陷入到某种烦恼之中并最终战胜了烦恼的人才有可能持有这份稳重。大约这就是所谓的“个体同一性”吧。就此虽然可以简单地做出想象，但毕竟不是应该由自己深究的话题，于是便搁置在一旁。这一切真的无所谓！

^① “Fax”一词去掉最后一个发音“s”后与“fuck”发音相似。

成佑不过是名字有点特殊，仅此而已，并无任何不协调的感觉。如果连名字都习惯了的话，便更是没有任何别扭的感觉了。“理论是北海道出身，成佑是广岛出身”，这一关系已经深深扎根在我的脑海中，我对此也习以为常。因此，跟其他同期进入公司的人谈到成佑时，在对方说了“啊，那个‘在日’^①呀”后，自己这才开始意识到成佑所处的立场，并感受到这一词语中所包含的异样之感。

在听到这句话之前，我并不怎么理解“在日”这个词的含义，不过却感受到了它所富含的那份深沉抑或沉重。这个词语所包含的历史的、政治的黑暗以及其所担负并连带出来的种种事端，至少给了我一种切肤之感。而说出这句话的人本身也并不十分理解“在日”这一词语的含义。因此，当我问对方成佑到底是什么人时，他竟应声答道：“哎，应该是日本人吧！”

^① “在日韩国人”和“在日朝鲜人”的简称。

于是，我本人也在心中暗忖：“噢，应该是这样！”

可到头来还是在事后才知道自己的看法并不正确。然而当时却轻率地产生了上述想法。因为越是那样想就越是觉得毫无别扭的感觉。成佑就是一个生在日本长在日本的日本人。

一个同期进入公司的人想要举办一场联谊会，请我和成佑务必参加。说来我与该人的关系并不十分密切，但却依然得到了对方的邀请。我觉得这件事本身就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对方认为让我们成为这项活动的成员是合适的。这种感觉令我有些沾沾自喜。对于联谊会本身我并无多大兴趣，可眼下正是形成新的“同期员工社区”这一小圈子的重要时期，我不想惹出什么麻烦事来，便决定去参加这个活动。而成佑则做出了如下含混暧昧的回答——理伦参加的话我就参加。

星期五，我准时下班来到了店里。像个地窖似的餐厅里装点着若干微暗的漂亮照明灯。从环境上看，似乎是一个可以一本万利赚到大钱的店铺。

三个男生齐刷刷排成一行端坐在那里，四周俨然飘逸着联谊会的氛围。未几，姑娘们的身影出现了。

三个女生也全都是刚刚毕业的普通学生妹，穿着清一色整洁利落的西式套装。

我难以忍受自我介绍时的煎熬，只是期盼着这段时间快快过去。此时，身旁友人那特殊的名字帮了大忙，话锋全都转向了成佑。

“你是韩国人吗？”

话音刚落，姑娘们的气氛立时热烈起来。有人竟脱口说道：“太棒了！”

真不知棒在何处！

在成佑向她们例行说明地介绍自己生在日本长在日本时，我不禁在心中茫然自语道：“原来如此啊！每次都要如此这般地介绍一番，这可太难为他了！”

再看成佑，依旧是那副缺乏表情的漠然神态。刚想到这儿，忽见他腮颊处竟然微微隆了起来。原来如此！事在人为不是？想要谄笑一下看来也并非什么难事嘛！

钦佩之感不禁油然而生。那是一种极为自然的谄笑。

坐在成佑面前的女生微微探出上身快活地说道：“都说韩国的男性事事都让着女性，在女人面前很斯文。是这样吗？”

对这一问话，成佑并未作答，只是一笑了之。

我的视线落在了成佑在餐桌下微微抖动的臂腕上——他的手里拿着手机。他将手机的液晶画面朝向了我，上面写着：“我怎会知道？那种文化！”

当时我就在心中自语：嚯！这家伙真是太有意思了！

在那之前，成佑的举动就已经新奇得令人叹为观止，然而此次更是有着一种穿透心扉的感觉。真是个有趣的家伙！

后来，大家又闲聊了许久，不知为何话题转到了血型上。坐在成佑面前的女生在得知成佑是 B 型血后说道：“哎？是吗？我是 A 型。都说 B 型血的人容易喜欢上 A 型血的人呢！”

听了对方的话后，成佑一边微笑一边恰到好处地随

声附和着说道：“对不起，我去方便一下。”说罢，便向洗手间走去。我也跟了过去。

在洗手间里，成佑苦笑着对我说，他“已经到了极限”。

“这个女孩儿真是绝了！专门相信对她自己有利的说法，连个‘度’都没有。”

于是，我们得出了“本次联谊会是个FAX”的结论。为了抽支烟两人来到室外，成佑一边慢慢地喷吐烟雾一边突然说道：“服了。真他妈的没劲！玩玩游戏之类怎么样？”

接着他便向我讲解了游戏规则：接下来我们俩在餐桌上玩“句首语音接龙”游戏。即每句话开头的发音必须按 a、i、u、e、o 的顺序说出。比如，某方说“把那个递给我”，另一方则说“可以呀”，对方再接“我想吃鳗鱼”^① 等等。并依此类推将会话延续下去。但是，当某

① 这几句话在日语中的第一个发音分别为“a”、“i”和“u”。

方说出了诸如“工作依旧……”之类的以“a”和“i”两个连在一起的发音起始的句子时，接话人句子的打头发音字母则必须为“u”。而当突然接不上前句，不得不以别的词语重新开始时，就必须将左手放在桌上。此时就会丢分。当这种丢分的现象多次出现时，就算输了。

虽然过于唐突，回到座位上以后，成佑还是立即向女生问道：“明天休息吗？”我则开始在脑海里拼命寻找着以“i”起始的句子。而那个女生则立刻接住话头答道：“是的。周六日休息。”

于是，我便顺势说道：“周六日能休息可是再好不过了啊！”

我的话音刚落，成佑便立刻接住话茬说道：“嗯。”^①

如此这般开始以后，便渐次产生了妙趣横生、乐此不疲的感觉。虽然时而会憋在那里接不上话茬，或者将

① 两人的几句对话在日语里的第一个发音分别是“a”、“i”和“u”。